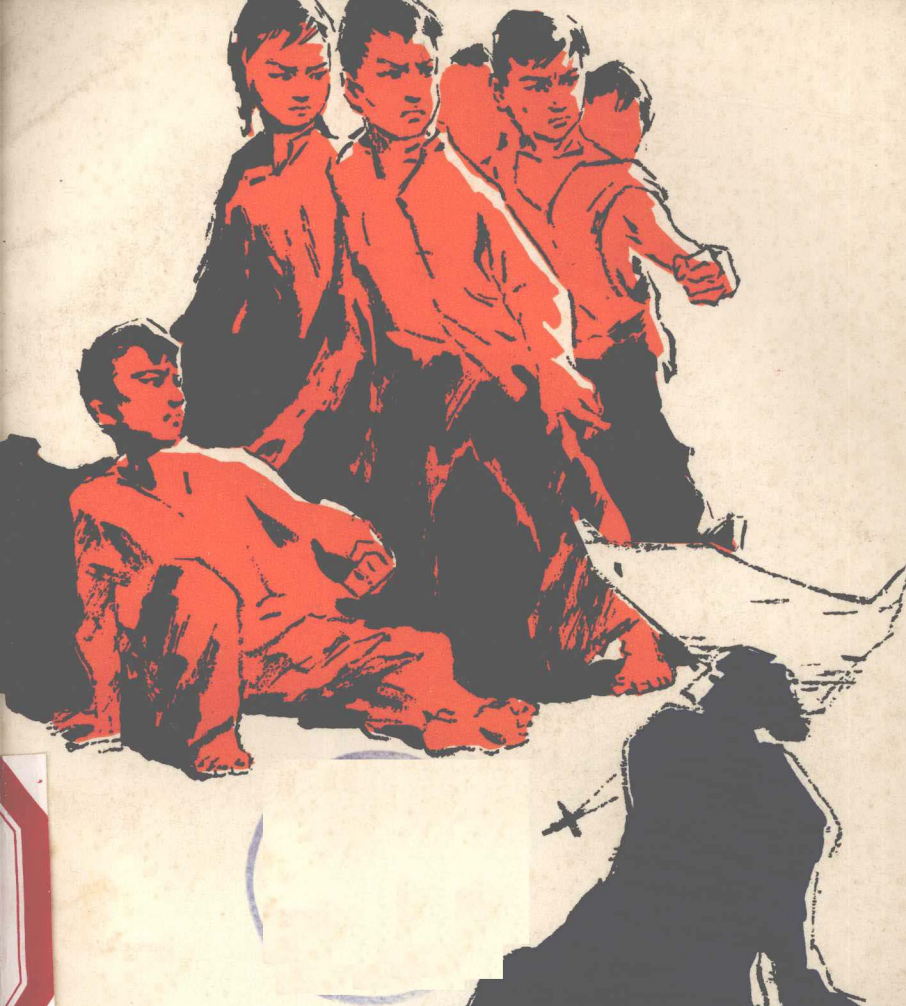




杀人不见血的屠刀

杀人不见血的屠刀

——控诉“育婴堂”、“孤儿院”的罪恶

浙江省红代会编

杀人不见血的屠刀

——控诉“育婴堂”、“孤儿院”的罪恶

浙江省红代会编

*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杭州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2

1975年1月第一版

1975年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

统一书号：3103·73

定 价：0.12 元

毛主席语录

所谓“人类之爱”，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，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。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，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，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，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。

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

前 言

收集在这本书里的，是旧社会育婴堂、孤儿院的几个幸存者的家史，记述了他们童年时代在这种人间地狱里的苦难遭遇和斗争。

革命导师列宁指出：“所有一切压迫阶级，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，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：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，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。”解放以前，帝国主义侵略者一方面挥舞屠刀，大肆侵略我国；另一方面，披上“仁慈”、“仁爱”的外衣，在我国各地办起了育婴堂、孤儿院、“仁慈堂”、“仁爱堂”等所谓“慈善”事业。早在一八五二年，帝国主义就在宁波和定海先后办起了“仁慈堂”，一八五七年又在宁波办了“普济院”；一八六九年在杭州办了“仁爱堂育婴院”；一八七六年在温州办了“仁慈堂孤儿院”；一八九二年在嘉兴办了“仁爱堂”。另外，帝国主义的魔爪还伸到金华、湖州、绍兴等市镇和不少县城，在这些地方都有类似的“慈善”、“救济”机构（其中有些是以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名义办的）。举办这些“慈善”事业的帝国主义分子，厚颜无耻地宣称：他们是“仁慈”的上帝派来的天使，到中国来“拯救灵魂”，把他们的“仁慈”、“仁爱”“赐”给中国儿童，使中国儿童“极乐幸福”。

难道这些一心想侵吞中国的帝国主义强盗，真的会把什么“仁慈”、“仁爱”“赐”给中国儿童吗？这些“慈善”

不离口的《圣经》不离手的“慈善家”，到底是怎样“拯救”儿童的“灵魂”呢？请看：

“走进‘仁爱堂’，十个倒有九个亡。”我国儿童在育婴堂、孤儿院的死亡率是骇人听闻的。在宁波“仁慈堂”，据帝国主义分子自己供认，自一九四二年一月开始到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时为止的八年时间里，收容的二千二百四十六个女婴中，就有一千八百六十三个死亡，死亡率竟达百分之八十三。嘉兴“仁爱堂”在五十九年中，就有四万多个孩子惨死在帝国主义分子的魔掌中！

侥幸活下来的孤儿，长到四、五岁就成了帝国主义分子的奴隶，被强迫干各种牛马活，劳动时间长达十一至十五、六小时。帝国主义分子稍不如意，轻则不准孤儿吃饭，重则用钉板打、铁钉刺、罚跪砖头，甚至把孤儿拖进“挺死间”，强令同死人睡在一起。有多少个孤儿，就这样被害成了残废，逼成了疯子；又有多少个孤儿，因为不堪忍受苦役、饥饿、毒打等折磨，惨死在挂着“慈善”招牌的魔窟里！还有不少孤儿被榨干血汗以后，又被当作“货物”出卖。而那些外国“慈善家”们，正是在中国儿童的累累白骨之上，建立起他们的天堂乐园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。

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：帝国主义“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，也不放松，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”。帝国主义办的育婴堂、孤儿院等“慈善”事业，不仅是压榨和残害孤儿的活地狱，更是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，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。帝国主义派来育婴堂、孤儿院的修女、嬷嬷，大多是披着宗教外衣的豺狼。孤儿们一进院，就被逼“领洗”入教，接受宗教奴化教育。修女、嬷嬷要孤儿们

“克苦”、“忍耐”，说什么“一切都是天主安排的，要忍受一世苦，将来才能升天堂。”她们还把孤儿所受的虐待归罪于孤儿们自己命苦，折磨死了人，还假惺惺地说：“这是灵魂得救升天堂去了。”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所宣扬的“仁爱”、“仁慈”。

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指出：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”，“至于所谓‘人类之爱’，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，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。”帝国主义者乞求孔老二的亡灵，鼓吹超阶级的“仁爱”，实际上不是“爱人”而是吃人。他们打着“仁爱”、“仁慈”的幌子所办的育婴堂、孤儿院，实际上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，是中外反动派合伙摆设的一桌“人肉的筵宴”。而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也正是借着“捐助慈善事业”为名，在这桌“人肉的筵宴”上分享几块人肉，大饱私囊。

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仇恨的烈火在孤儿们胸中熊熊燃烧，育婴堂、孤儿院里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。

一唱雄鸡天下白。解放后，杭州、宁波、嘉兴、温州等各地人民政府根据群众的揭发和要求，驱逐了帝国主义分子袁利华、史满德、白曼丽等，接管了各地的育婴堂、孤儿院。毛主席和共产党把孤儿们从火坑里救了出来，使他们在毛泽东思想阳光下健康地成长。现在，他们有的是工人，有的是人民公社社员，有的是教师，有的是国家干部，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战斗着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，他们更加朝气蓬勃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支援世界革命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

但是，“帝国主义者 and 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

败，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。”国内外反动派及其在我们革命队伍内的代理人，出于他们的反革命本性，总是采用反革命两手，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、向我国革命人民猖狂进攻，妄想实现“克己复礼”的反动政治纲领，在我国复辟地主、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，把我们重新打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！

地主、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是什么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生活又意味着什么？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？为什么要反帝反修？为什么要批林批孔？……陈寅贵、王金根等同志的家史，回答了这些问题，是很好的阶级教育材料。

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，得到了省档案馆和宁波、嘉兴、杭州、金华等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，在此表示感谢。并希读者多多提供意见。

编 者

目 录

前言

苦难的童年

——余姚东风化纤棉纺厂工人陈寅贵的家史片断 (1)

是谁夺去我的一只脚

..... 杭 州 市 武 林 街 道
观巷“五·七”加工组 张荷月口述 (8)

不屈的“小魔鬼”

..... 嘉兴第三中学工人 陈美珍口述 (15)

“仁慈堂”是人间地狱

..... 杭州针织厂工人 丁惠英口述 (23)

孤儿翻身作主人

..... 杭州无线电工业学校 王金根 (30)

西峰寺背忆童年

..... 金华布厂工人 宋宝玉口述 (42)

苦 难 的 童 年

——余姚东风化纤棉纺厂工人陈寅贵的家史片断

一天晚上，余姚东风化纤棉纺厂的礼堂里，灯光明亮，横幅高挂。讲台上，一位老工人正在向大家讲述着他的苦难的童年。苦引苦，泪连泪，阶级弟兄们听着他忆苦，联想着自己过去的苦难身世，都难过得流下了眼泪。

这位老工人是谁呢？他就是共产党员、劳动模范陈寅贵同志。

一九二〇年一个北风呼啸、大雪纷飞的夜晚，陈寅贵出生在甬江边上的一间破棚棚里。父亲是个给资本家当脚夫的穷工人，母亲整天给人家浆洗衣服，家里生活十分贫困。寅贵一落地，就泡在苦水里。他小小年纪就开始了拾破草鞋、掏垃圾的生活，风里来，雨里去。好容易熬到十岁那一年，不料一场灾祸落到了一家人头上。一天，他父亲给资本家背着二百多斤重的货包上楼，由于腹中饥，楼梯陡，一时头晕眼花，力不能支，连人带货“砰”的一声从楼梯上跌到水泥地上，当即身受重伤。从此，父亲躺在家里不能上工，家里连镬盖也揭不开了。

有一天，寅贵的母亲听人说，宁波江北草马路有一所外国人办的“普济院”，穷苦人家的孩子进了里面，可以得条活路。她就忍痛领着寅贵走过浮桥，来到了江北草马路。小寅贵一见那座阴森森的尖顶楼房，黑乎乎的大铁门，心就突突地跳了起来，母子俩不约而同地放慢了脚步。

不一会，大铁门打开了，一个戴着白馄饨帽，穿着黑长裙的外国修女走了出来，领着他母子俩进了大门。在会客室里，这个修女指着墙上挂着的照片，用生硬的中国话对他母亲说：“这里的孩子有牛奶吃，白白胖胖，你把孩子放在这里，放心好了。”他母亲心里半信半疑，咬了咬牙，就在一张纸上按了手印，答应把孩子交给“普济院”，不再领回。小寅贵只听母亲对他说了声：“要乖……”就被另一个修女拉着离开了会客室，向里面走去。当他刚跨进二道门，就看见一间阴暗的屋子里，一群面黄肌瘦、衣衫破烂的孩子正在一声不响地做工，完全同照片上的不一样。他急忙回头找母亲，但是已经晚了，只听“砰”的一声，大铁门关上了，母亲不见了……

就这样，寅贵被骗进了这座挂着“普济”招牌的活地狱，编进中班，当了小奴隶。中班都是十岁到十二岁的孩子，每天天不亮，他们就被赶进工作间去摇纱，直到晚上天墨墨黑才放回，累得头昏眼黑，腰酸腿疼。干活时，还经常被一个打扮得妖形怪状、满脸横肉的女监工“矮脚鼓”毒打。

有一次，寅贵正在摇纱，一只竹制的筒管“啪”的一声落到地上，摔裂了。他赶忙拾起筒管来看，就在这时，监工的白藤棍子已劈头劈脑地抽打在他身上。可怜小寅贵被打得

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淋。但“矮脚鼓”还不甘休，又罚他跪在水泥地上，头顶烈日向上帝“忏悔”，一不准动，二不准吃饭、喝水。小寅贵含着眼泪，心里愤愤不平。跪着跪着，双膝痛得象刀剐一样，大汗淋漓，最后倒在地上。小伙伴们见此情景，再也忍不住了，赶紧跑过去把他扶起来。可是，狠毒的“矮脚鼓”却说他“忏悔”不诚心，又给他一顿白藤棍子，接着强令两个孤儿架住他的胳膊，继续罚跪，一直把他折磨得昏昏迷迷。

经过这场残酷的折磨，寅贵当天就病倒了，发高烧，讲糊话，不省人事。几个外国修女和“矮脚鼓”看见他这个样子，不但不给求医服药，反而说这是因为他触犯了上帝，魔鬼入了身，没办法治了。第二天下午，寅贵就迷迷糊糊地被两个浑身穿黑衣服的人抬到了“普济院”的末脚第二间——“挺死间”。

半夜，气温变冷，一阵冷风把寅贵吹醒了过来。他睁开眼睛一看，四周黑古龙冬的，几只老鼠吱吱地叫着在地上乱窜，偶尔还夹杂着几声婴儿的细微的啼哭声。这是什么地方呢？……一会儿，他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睡梦中，他看见“矮脚鼓”恶狠狠地举着刀子，要剐他腿上的肉……突然一阵剧痛，把他激醒过来。这时，寅贵才明白，他已经被抬进了“挺死间”。这使他又怕又愤恨。他想起同伴阿明因劳累过度得病以后，被送进“挺死间”，死活无人过问，不几天，就活活的被硬塞进抽板棺材，抬出去活埋了！想到这里，寅贵暗暗对自己说：“我不能在这里等着被装进抽板棺材，我要活，我要出去！”他立即使出全身力气，爬了起来，跌跌撞撞地逃出了“挺死间”……

过了两年，有一天，正当寅贵想着母亲的时候，一个外国修女把他从工作间叫了出来，板着面孔对他说：“有人来看你了。见了面，只准说这里样样好，否则当心吃白藤棍子！”说罢就领着他走向外面的一个天井。天井那边，一个弯着腰、支着拐杖的人，正抬头向这边张望。寅贵那双尖灵的小眼睛骨碌一转，一下就认出那是他的父亲。这时他父亲也拐着腿赶了过来，一看儿子那发黄的脸色，消瘦的身子，忙问：“阿贵！依介瘦，面介黄，人难过吗？”寅贵偎到父亲身旁，满腹的冤仇和苦楚都涌到了喉咙口，但他看看旁边的修女，只是轻轻地叫了一声：“阿爸！”别的什么也没有说。做阿爸的看着这种情形，心里全明白了。他颤抖着双手，把一碗红酱豆交给儿子，说：“阿贵，我们家里穷，只给你带来了一碗红酱豆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泪水已涌出眼眶，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这时，旁边那个修女接上话头，煞有介事地对寅贵的父亲说：“阿贵在这里，我们待他很好，吃牛奶，穿新衣，做游戏，你尽管放心……”寅贵一听，再也忍不住了，他横一下心，正要向父亲揭穿修女的骗人鬼话，叫父亲带他回家。忽然一声铃响，探望的时间过去了！他父亲在修女的催促下，望望阿贵，忧愤地向门外一拐一拐地走去。阿贵捧着红酱豆，望着父亲的身影消失在大门外，心里真难过啊！他早就盼着父母来领他回家，现在这个希望破灭了，但是，他决不甘心继续在这里受折磨。

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，使寅贵下定了逃走的决心。这天，他正在缫丝，不知为什么一只管子上的丝乱了头，他抽了一遍又一遍，手里已捏起一小团丝。坐在高台上的监工

“矮脚鼓”看见了，急急赶过来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挥起白藤棍子就打，还狂叫着要他把手里的丝团交出来。寅贵满腔怒火，他咬牙忍痛，狠狠地瞪了监工一眼，把手里的丝团捏得更紧了。“矮脚鼓”见他这副神态，暴跳如雷，丢开白藤棍子，伸手抓起一根粗木棍，狠命地向他打来，寅贵当即昏了过去……

寅贵苏醒过来时，已被小伙伴们抬回宿舍，躺着不能动弹。每天靠几个小伙伴给他嘴里灌进一些开水、稀饭，维持生命。到第五天，他又倔强地站了起来，心里想：无论如何要赶快逃出这座活地狱，就是一分钟也不能多待！

一天，他上厕所回来，发现高高的围墙脚下有一块砖松动了，他伸手取下来，向外一看，外面是一片田野。他想这真是个好跑出去的好地方，高兴极了。从此，他就每天晚上来到这里，小心翼翼地挖下一块砖头，又重新把它塞好。五天后的一个深夜，他等到修女、监工睡熟的时候，偷偷地跑到围墙下，就着月光取下几块砖头，钻出墙洞，终于逃出来了！

但是，旧社会是个大地狱，陈寅贵逃出了“普济院”，却逃不出这个大地狱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他给铅皮店老板当雇工，给面馆老板叫卖包子，赤着脚拉黄包车……到处都受到欺凌和压榨。他的父亲因积伤成疾，吐血命亡；母亲头颈生毒疮，因无钱医治相继死去。陈寅贵这棵苦透了的幼苗，日盼夜盼，盼望着东方出太阳。

一九四九年五月，平地一声春雷，宁波解放了，太阳出来了！毛主席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访贫问苦，来到陈寅贵的家里。陈寅贵翻身作了国家的主人，不久进了工厂。在

党的教育下，他勤奋学习，积极劳动、工作，被大家选为市级劳动模范。一九五六年，他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。

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他认真看书学习，坚决捍卫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大大提高，被全厂职工一致推选为厂革委会委员，以后又选为厂党委委员。在新的岗位上，陈寅贵同志更加朝气蓬勃地战斗着。

鲜明的今昔对比，使会场里的阶级弟兄个个心潮起伏，感慨万千。最后，陈寅贵说：“没有毛主席、共产党，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哪会有我们劳动人民的今天，哪会有我陈寅贵的今天！毛主席、共产党真是我们劳动人民的大救



星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真是我们劳动人民的生命线呀！”他愤怒痛斥了林彪一类骗子搞“克己复礼”，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、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，表示要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前走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共产主义而战斗不息！

（邵金海整理）

是谁夺去我的一只脚

杭州市武林街道 张荷月口述
观巷“五·七”加工组

我出生不久就进了“仁慈堂”。“仁慈堂”也叫育婴堂，名义上是收养孤儿的，实际上是个残酷压榨孤儿血汗的活地狱。

“仁慈堂”有个规定，孩子到了七岁就得进绣花间干活。我也是七岁就被赶进绣花间的。从此，我和别的小姐妹一起，每天早上四点钟就起床绣花，一直绣到深夜十二点才能休息。肚子饿了，只能边绣花边啃点冰冷石硬的六谷窝窝。一次，我手累酸了，想停一会儿，嬷嬷就拿着棍子走到我面前，瞪着鬼眼说：“快做生活！你们是我们养活的，你们要知恩报恩。”听了这话，我感到很奇怪：我们从早做到晚，嬷嬷一点事也不做，怎么反而说是她们养活我们呢？

狠心的嬷嬷为了要我们多绣花，规定我们整天不准说话，有病也不让休息。我们长年累月弯着腰、低着头绣花，年纪轻轻就都成了驼背。夏天，七十多个人挤在一起，绣花间里闷得喘不过气来。夜晚，成群的蚊子嗡嗡飞来，叮在我们身上吸血。嬷嬷不准我们赶蚊子，否则非打即骂，我们只好眼睁睁地让蚊子叮咬，浑身被咬起许多肿块。到了寒冬腊